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別集類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目次

書

名

卷

次

頁

次

作

者

臨川文集

卷六九

論議八

卷七〇

論議九

雜著一

卷七一

雜著二

卷七二

書一

卷七三

書二

卷七四

書三

卷七五

書四

卷六九—卷一〇〇

三七七—一

三七七—一〇

三七七—一八

三七七—三〇

三七七—三九

三七七—四六

三七七—五七

宋・王安石撰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七六 書五		三七七—六六	
卷七七 書六		三七七—七五	
卷七八 書七		三七七—八五	
卷七九 啟一		三七七—九二	
卷八〇 啟二		三七七—九八	
卷八一 啟三		三七七—一〇七	
卷八二 記一		三七七—一一八	
卷八三 記二		三七七—一二七	
卷八四 序		三七七—一三七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八五		三七七—一四五	
祭文一			
卷八六		三七七—一五〇	
祭文二 哀辭			
卷八七		三七七—一五八	
神道碑一			
卷八八		三七七—一六六	
神道碑二			
卷八九		三七七—一七四	
神道碑三			
卷九〇		三七七—一八四	
行狀 墓表			
卷九一		三七七—一九八	
墓誌一			
卷九二		三七七—二〇七	
墓誌二			
卷九三		三七七—二一五	
墓誌三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九四 墓誌四 卷九五 墓誌五 卷九六 墓誌六 卷九七 墓誌七 卷九八 墓誌八 卷九九 墓誌九 卷一〇〇 墓誌一〇 丹淵集 卷一 詞賦 卷二	卷一—卷四〇	三七七—二三三 三七七—二三四 三七七—二四二 三七七—二五二 三七七—二六二 三七七—二七二 三七七—二八一 三七七—二九五 三七七—三〇一	宋・文同撰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樂府雜詠 卷三 詩 卷四 詩 卷五 詩 卷六 詩 卷七 詩 卷八 詩 卷九 詩 卷一〇 詩 卷一一 詩		三七七—三〇五 三七七—三一二 三七七—三二一 三七七—三二八 三七七—三三三 三七七—三三七 三七七—三四五 三七七—三五〇 三七七—三五五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詩 卷一二 詩 卷一三 詩 卷一四 詩 卷一五 詩 卷一六 詩 卷一七 詩 卷一八 詩 卷一九 畫厨雜詠 卷二〇		三七七—三六三 三七七—三七二 三七七—三七七 三七七—三八三 三七七—三九〇 三七七—三九七 三七七—四〇四 三七七—四一二 三七七—四一五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挽詩			
卷二一 雜著		三七七—四二〇	
卷二二 記		三七七—四二六	
卷二三 記		三七七—四三二	
卷二四 記		三七七—四四〇	
卷二五 序		三七七—四四八	
卷二六 序		三七七—四五三	
卷二七 表		三七七—四五八	
卷二八 表		三七七—四六二	
卷二九		三七七—四六八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啟 卷三〇 啟 卷三一 啟 卷三二 啟 卷三三 先狀 卷三四 奏狀 卷三五 文 卷三六 墓誌 卷三七 墓誌 卷三八		三七七—四七七 三七七—四八三 三七七—四八八 三七七—四九三 三七七—四九六 三七七—五〇六 三七七—五一一 三七七—五一七 三七七—五二三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墓誌			
卷三九		三七七—五三三	
墓誌			
卷四〇		三七七—五四一	
墓誌			
拾遺上		三七七—五四八	
詩			
拾遺下		三七七—五五二	
雜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七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九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祿隱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
卷六十九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閔習

祿隱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
卷六十九

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

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饑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饑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
卷六十九

三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綱其情刑政不足綱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為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
卷六十九

四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兄弟夫夫婦婦皆

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洽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治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
卷六十九

五

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
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
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
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
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
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
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
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
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
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
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
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
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
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
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
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
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
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
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
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
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
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
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
歌充舜之道自樂也唐虞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
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
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
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
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

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待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榦然後

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東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史課賤奏為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訟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為也浮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

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

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

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

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

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

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

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

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賤奏家法之

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

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

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

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

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

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

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
卷六十九

十一

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

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

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

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

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

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

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眾魏晉而下至

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

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

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

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眾況今大

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眾庶則才能者進

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

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
卷六十九

十二